

历书上的英雄豪杰

□卞毓方



武松有灵，一定会在画片上笑出声。

又一日，轮值的是姜子牙，这是我心目中神级的人物。我读过《封神演义》，熟悉他的全部故事，原本在昆仑山修行，因其凡心未尽，元始天尊派他下山辅佐周王伐商，并赐予封神的天职。封神，这差事太美了！我背着书包上学，沿途走过陈家、彭家、郭家、李家，总不由自主地朝人家门里望上一眼，我晓得，这几家堂屋门楣上，贴着我大写的名字。

前天作文课，老师出的题目是“我的理想”，有人写当工程师，有人写当解放军，有人写当白衣天使，更多的人是写当拖拉机手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。我的理想像天边的那堆浮云，飘忽不定，前天那么想，昨天改过来，此刻又变了。那一天，你若问我的理想是什么，那就是学姜子牙，登台封神。姜子牙封的是死了的人，我封的是活着的人。比如，右边屋

里那位裁缝师傅，你看到了吗，他在靠门口的地方摆了个连环画书摊，规定看一册一分钱。有一晚，耿大乱子看了四五册，只交了一分钱，他瞧在眼里，啥也没说。也是那晚，我看上了刘继卣、程十发的画儿，想把前者的《鸡毛信》《东郭先生》，后者的《画皮》借回家临摹。一掏口袋，傻了，只剩下几分钱，不够交押金。我的困窘一定写在脸上，他看出来，直接说：“拿回去看看吧。”我说：“登个记，留个名字。”他手一摆：“不用，你们这帮学生，我每个都有数。”所以，我封他为“善解人意神”。你再看，前面那家药房，对，就是那个站柜台的店员，人瘦瘦高高，清清爽爽。他呀，每天凌晨，赶在各家各户开门之前，总要把周围半里长的街道，打扫得干干净净。没人分派他，完全是自觉自愿。如果能请他当校外辅导员，我第一个赞成，只担心他是否忙得过来。所以，我封他为“无私奉献神”。且慢，后边有人喊我，哦，是

刘蜀吾，同班的。这家伙大大咧咧，嘻嘻哈哈，星期天陪我踢毽子，赢了开心，输了也开心，从没见过他有懊恼，有过不如意，我封他为“快乐神”。

最得意的，是碰上孙悟空孙大圣值日。我刚好属猴，我读《西游记》，巴不得化作花果山水帘洞的一只猕猴，好跟大圣学习十八般武艺。孙大圣大闹天宫，一举奠定了他响彻三界的威名。我嘛，今天也要学他大闹课堂——不是舞枪弄棒，破坏秩序，而是心猿意马，神游天外。老师讲语文，我在课本上画猴子，画了一幅又一幅，画够了，又在两个拇指肚上画真假美猴王，在其余八个指肚上画妖魔鬼怪，让他们轮番捉对厮打。玩厌了，我开始琢磨，怎样说服文娱委员，让班里排一出《打白骨精》，我扮孙悟空。

当日被我内定扮演唐僧的，叫周古廉。他家是弹棉花的，兼营出租古典章回小说。他身上有股侠义之气，我那一阵子的许多读物，如《隋唐演义》《施公案》《三侠五义》《七剑十三侠》，都是由他慷慨提供的。当然啦，选他扮唐僧，不是投桃报李，而是因为他长相端正，嗓子也洪亮。后来，周古廉进了北大经济系，我们在燕园相逢。记得那年春节，跟他说起小学课堂上的即兴构想，周古廉摇头：“你的性格不像孙悟空。”我承认他说得对，我向来是逍遥派，比猪八戒还“无能”，比沙和尚还“悟净”，哪里有点“斗战胜佛”的影子？

如今回忆起历书上的那些英雄豪杰，仍觉得弥足珍贵。毕竟，我与那些英雄豪杰有过亲密的互动——每一天，从早到晚，我活跃在他们的时光里，他们也活跃在我的时光里。



□马卫

乡水管站的站长，叫冉德庆，是冉老五的亲叔叔。

钟琴搞清了人，决定来个单刀赴会。

没想到的是，这个叫冉德庆的人，居然不买账。水管站是县属部门的派出机构，不受乡镇管辖。这人50岁出头，一脸的络腮胡，名为站长，实际上就他一人。钟琴性子温和，可经历几件事后，知道农村办事没点魄力不行，甚至要有点狠劲儿。

行。你只要敢当着我说这事，我绝不为你难！

钟琴发了狠话。

要我答应你啥事儿？

老五说你们单位去，找你们单位一把手签字。

冉德庆即刻变了脸，毕竟他知道，现在是扶贫攻坚的关键期，谁敢在这方面捣蛋谁倒霉。扶贫不力被拿下的干部，已有好几个。阻碍扶贫工作，小心打破自己的饭碗。

冉老五的稻田观光项目，大部分投资是冉德庆的，他想退休后，在农村好好经营，晚年有钱有乐。但他没有想到冉老五借他的势力要横，竟让下游断水。

经过协商，发源于瓦子村，流经老五的这条小沟，冉老五只能引进其水源的1/5，其余的水往下流，保证其他人用水，此事由瓦子村村委会监督检查，乡扶贫办定期检查。

河水来的时候，余老闷塘里的鱼快渴死了。

余老闷没想到，看起像株草般纤秀的钟琴，竟然办成这么艰难的事。

从此，余老闷逢人就讲扶贫工作队的好话，讲第一书记钟琴的好话，余老闷哪里闷？他老婆都嫌他话多，得了话痨。

余老闷说，他现在话多，是因为他鱼塘活水里的鱼都有嘴，它们也想说话。

薄霜偏衬芙蓉艳

□宫风华

新的面容和清扬的笑意，温润从容，安然若素。

城市或村野，每每青霜敷地，一丛浓浓的碧绿衬着簇簇粉红的花朵，开得鲜艳热闹，压得枝头沉甸甸的。艳丽的花朵经过雨水的洗礼，越发显得娇柔妩媚，楚楚动人。木芙蓉着霜，叶片花瓣结一层细碎冰晶，清丽柔靡的味道让人心生清欢。一树木芙蓉，流淌水墨神韵，散漫乡野，倚风自笑，自在妖娆。

有时秋风掠过，木芙蓉花摇曳生姿，仿佛仙女身着彩色纱裙，随风翩跹起舞，把萧瑟秋光，渲染得诗意盎然。悄立花树下，手抚花瓣，轻揉金黄蕊，凑近深吸，

一股淡淡花香扑鼻而来，沁人心脾。人花俱俏。

大地凝霜，落叶纷飞，百花凋敝，正是万木萧瑟的季节，唯有风姿秀韵的木芙蓉花，点缀得寥廓江天，分外壮美。单瓣的花朵类似木槿，但复瓣的花朵更像牡丹芍药。苏东坡因此写下“千林扫作一番黄，只有芙蓉独自芳。唤作拒霜知未称，细思却是最宜霜”的诗句，赞誉木芙蓉花不畏秋霜，美艳瑰丽，隐喻自己高洁清廉的志趣和情怀。

木芙蓉花亦可入药。《本草纲目》言其“治一切大小痈疽，肿毒恶疮，消神，排脓，止痛”。幼时上害了疖子，祖母就摘木芙蓉花

在碗里捣汁，敷于患处，清凉袭人，不几日，患处便消肿了。

“淡抹轻施，新妆娇倩。薄霜偏衬芙蓉艳。”每逢青霜轻落时节，最让人心醉的莫过于那盛开的木芙蓉花了。一树树、一簇簇，如同一个个盛装的古典女子张开花朵笑脸，分外迷人，把秋的萧瑟一扫而光，也把爱、暖与希望阳光般洒入我们的心间。

岁月静好，我在木芙蓉香韵里倾听一段时光的吟唱。木芙蓉承袭秋霜，不悲不怨，从容以待，砥砺前行。如中年的人生，渐趋沉稳老道。因为木芙蓉，在这深秋里，生活就是一场值得盼望与欢喜的等待。

钓鱼随想

□李大唐

百年功夫至，须长白发翁。攒叶来做饼，抽枝当鱼绳。

夜梦两条小鱼儿，手拿长杆，幽浮于水中，小心而激动地钓着空气中浮游的我和哥哥。今早就被哥哥叫了，带上三岁的小侄女，到公园钓鱼去。

小时候钓鱼，是拿绳子拴了放有馍块儿的罐头瓶子在水库边，见有贪食的小鱼游入，远远地抛绳子往上一提，小鱼儿便在瓶中摇头摆尾跳脚儿挣扎的同时，急切地向水里的同伴喊：“救命！”这声音我们听不见，只嘻嘻哈哈地笑。

今天的钓鱼手段，并不比二十年前高明。一根树枝下面吊一个塑料窗纱缝制的小兜儿，用细铁丝绑成小桶状，还是扔些馍块儿，投入水中，引得鱼群游入。

看见鱼儿进了“埋伏圈”，站在一旁的小侄女尖叫呀呀呀呀呀，鱼儿“拉”上来，她却不敢上前，倒是引得旁边一大群小孩儿围观。这公园的构造极其简单。一块平地，挖一个大坑建亭、放水、栽松柏花树，抬珊瑚石块，挖出土垒就的青石矮山，请来几匹腾跃状的青石雄鹰，引来划桨的小篷船、脚踏板的鸭子船，引得行人前来观看，渔人前来垂钓，孩子们前来喧闹，便形成了



一个公园。

虽然不如省城的大，却也小巧别致。有秋蝉在叫，蝉声和着秋风在静穆的树林间环绕，从远处绕出来时，已没有多大声气，却吵得水波儿一圈圈荡漾开去，更叫得身形细软的太阳无处不在。

天生俏丽的柳树环湖而立，娇好的样子令人怜爱。看湖中树影，荡漾的波纹当中，亭亭也，雾雾也，朦胧娇美。杨树是伟丈夫，干枝上举，腰杆挺直，深秋的绿叶在夕阳照射之下，就像当年逐日夸父的头发，被那个太阳高烧得焦黄。

夸父是硬汉子，但却独一个站立于园门左侧；柳树的发丝，犹如一群站在湖边沐浴长发的浣纱少女，乌髻一解，“哗”地垂下一头乌黑的瀑布，一直垂到水面。“伊人独憔悴”，盼望爱情久了，入水的发丝被湖水染成一片绿。

幻想把柳条儿全做了鱼绳，柳叶儿做浮标，那可是大地母亲手里拿了树干，也在垂钓人呢。偶尔有一对情侣从湖旁柳丝间穿过，“我们结婚吧！”

听到他们的窃窃私语，母亲自豪了，母亲微笑了，就让我拿时间的木匣钓鱼船儿、钓秋风儿、钓水波儿、钓那骄阳去吧，独留爱人，并承载一切欢笑。



□白来勤

采，不由得想起陈毅元帅的诗：“大雪压青松，青松挺且直。要知松高洁，待到雪化时。”那年秋天，与友人同游光头山，我完全改变了以往对松树的看法。

山坡上那一棵棵孤零零的松树老态龙钟，身躯矮小，在山风的胁迫下，毫无挺拔威武的气势，倒像是放大版的盆景。它们一个个时而伸出长长的脖子仰望山顶，时而低头弓背，如尽力攀爬的跋涉者，时而后继争先恐后。迎接它们的不可时时是和煦的春风、温暖的阳光，而是变幻莫测的气候——时而倾盆大雨，时而烈日暴晒，时而霜欺雪压，时而狂风刀刮斧斫，有的松树虽遭到雷电的闪击，没了头颅，被击穿的脖颈黑黢黢的仿佛还冒着青烟，但它的腋下愣是迸出一抹苍翠，绽放出新芽新叶新枝头，“乱云飞渡仍从容”。为了生存，它们或委身于崖畔，或扎根于石缝，或混迹于荆棘丛中，或匍匐于乱石岗内，任风霜沧桑它们的容颜，任岁月扭曲它们的躯干，使得它们的形象虽不能用“岿然屹立”来形容，却可以说个个都是“负势竞上，争高直指”，你能感觉到它们内心有一股不服输的气质！虽然弯着腰，但弯腰的目的不是逆来顺受，而是为了减轻前进的阻力，为尽快冲上前方作暂时的战略调整，虽然低着头，但低头的目的不是为了卑躬屈膝、苟且偷生，而是为了更加挺起胸、抬起头，不趴下！

我告诉友人，看到这些毫不起眼的苍翠松树，我首先想到了“顽强”“坚毅”这些词，接着我耳边也响起老一辈革命家陶铸写的《松树的风格》：“它就不

择地势，不畏严寒酷热，随处茁壮地生长起来了。它既不需要谁来施肥，也不需要谁来灌溉。狂风吹不倒它，洪水淹不没它，严寒冻不死它，干旱旱不坏它。”虽然这些松树貌似生长得并不茁壮且背弓腰弯，我眼前更是浮现出周恩来总理巧妙回答西方外交使节挑衅的场景，那位西方的外交官以不怀好意的口吻问周总理：“你说你们中国不是富强了吗，你们的国民为什么走路低着头弯腰？”周总理不卑不亢，绵里藏针地哈哈一笑，说：“走下坡路的人自然会抬头挺胸，我们中国人走的是上坡路，自然要低头弯腰的。”也直到这时我才理解了“山下有棵大树，山上有棵小树，我不知道我不知道哪个更大哪个更高”这句话蕴含的哲理和精妙。

友人告诉我，看到那一棵棵秦岭松，他终于明白，生活中，低头不可怕，可怕的是有的人面对现实不会低头、不知道低头一味逞强；弯腰不可怕，可怕的是弯了腰也弯了心、不知如何挺起脊梁从而泯灭了内心不服输敢于赢的气概。宁折不弯是一种风度、是一种品德、弯而不折、由渐进、勇往直前也不失为一种人生的智慧，毕竟我们的生活目的不是为了追求纯粹的形式，而是要追求最终的目标，只要有益于大多数人、有助于目标的实现，即使自己暂时受一点儿委屈甚至误解又算得了什么呢？

站在高高的光头山上，一阵山风裹着花香拂面吻颊，我仿佛觉得山坡里那一棵棵秦岭松也在向我点头含笑，令人顿觉心旷神怡。

光头山又称麦秸棵，位于古都西安南部沣峪口内秦岭分水岭西侧，海拔近三千米，因远观其外形酷似人的秃头而得名。初听此名，一般人都会以为山上寸草不生，光秃一片，其实这里虽海拔较高，树木稀少，但杂草仍很繁茂。尤其是山坡上那一棵棵孤零零的松树，引起我的极大兴趣。

提起松树，人们一般会想起黄山的迎客松，那顽秀、舒展、热情的风姿和挺拔、高大、不屈的神